

經部

欽定四庫

虞東學詩卷干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徳麟 刑部即中許北極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騰録監生 B 胡廷續

CRITICAL ANTO 虞東學詩 柔遠能通以定我王民亦 以級四方無縱詭隨以 天述祖陳善閉那之義 及雅也宣王 詩尚為變 府主事顧鎮探

惠此中 俾正反王欲王汝是用大諫 版尼貓 過寇虐無俾作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污 版式過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 虐無俾正敗我雖小子而武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 小傷恵此中國仰民憂泄無縱說隨以謹醌厲式遏 **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 正治可小体惠此中國以為民述無縱詭隨以謹惛 5四月 全書 國國無有殘無縱能隨以謹繼緣式過寇虐無 極 寇 可

欽定四庫全書 安逸之日小者不敢過望之辭五章皆以息民勞過 大惡居高位者喜其順適己意而不察其姦始而容 也既曰無縱又曰謹者蓋小人懷許面從其始原無 寇虐為言而反覆致戒於縱詭隨之人縱者謹之反 集傳融之乃得也顏師古云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 賢者不敢以身試不測故托其辭於戒同列序說與 此召穆公剌属王而托於戒 同列之詩属王監誇雖 繼且信任於是逞其不善之志恣其情亂之為辨 15. 大學時

夷公者知復不少是詩所謂說隨也又秦本紀言属 此等也辯後漢書陳忠疏云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 無縱能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未鉤深之慮也 欲去之而不得而國運隨之矣無縱能隨所以慎防 不聽周本紀亦言属王好利近祭夷公當時如祭 五謹字全詩関要按國語属王說榮夷公芮良夫 肆其無窮之毒露其穢惡之態至於附者固結 説 亂在心 文惛 ند 不 燦 既 也 各愦後 怓 亂也 債 ~ 亂災交從 交 作 也 亂 舊 在 裢 D 怓

來亦能随者致之固當以無縱能隨為第一義也蓋 征役煩與民不堪命所以民勞而中國受其獒也欲 另提式過之文矣且柔遠句更何著落耶但宠虐之 小人以利盡君聚斂掊克無所不為以致我狄寇掠 說随之人為寇虐果爾則無縱字當一直貫下不當 虐也歐陽公謂属王無戰伐事未免失檢舊說謂即 漢書西羌傳亦言属王無道戎狄寇掠是詩所謂寇 王無道諸侯叛之西戒反王室滅犬丘大縣之族後

シモ四車全書

處東學時

金万口店 舊勞之後手雖三章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親近 師尤中國根本故三章特提出言之為縱詭隨者警 敗壞反背乎如此則可以定我王而為之休矣四方 勞以惠中國必先無縱詭隨以謹防其害然後處產 綏四方必先惠中國欲惠中國必先息民勞欲息民 以四夷言中國以諸夏言解中國為四方根本而京 可遏使之畏明刑而不為民憂何敢作惡而使正道 1:11 思 次章曰無棄爾勞豈所戒者為世族 巷

會于直循之未遠是用大課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を日本と言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猷不遠靡聖管管不 故不惜反覆詳委大用規諫也詩貫曰召虎中與賢 佐而此詩與卷阿相次以著其祖孫世賢也 其人必王所親信用事者其故托言王欲王成於汝 小子而式順到大也五章言王欲王汝是用大諫 年縣仍不自檢束而好為闊遠者問故四章言我雖 有徳則邪愿自遠而諄諄致戒於威儀者意其人心 虞東學時

殿屎則莫我敢奏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 救藥天之方濟無為今此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 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 矣我雖異事及兩同係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方礙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蜀葬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 如荒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騙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これうこ 敬天之實在懷德而見於出話為猶故詩中反覆此 詩以回天為主購回天所以安民而其道在於一 蓋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也非引 曰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 旦 秱 及 凡伯剌属王集傳謂令考其意亦與前篇相 薃 爾游行憲 垣 韻 壞 反 Ţ. 計 F 鸠讀 突来學時 忱 牵 屏與寧城 £. 章 单 上 平 平 去 ũ 通 韻 通 四 牵 **50**, 其 類

敏定匹庫全書 人 蔑視聖人而管管然用其私智下文憲憲泄泄貧囂 言所以大諫之故為全詩綱領下七章反覆申明此 逗出宗子其後變起京師王流於藏太子幾不得免 **躊躇皆是比意**聚於義 意而力戒其靡聖管管之心曹氏粹中曰管小物也 章也上帝天也你板本作版判也就言天心判離站 如版之片片離散也非并所好平潭盡病也與話善 非城壞而獨居斯畏手賢人之言皆有微矣疏一章 怒」 無所 取民勞篇逗出京師此篇

決己四華私書 -彼古人文字往往如此二章承上為循出話而申之 未遠者蓋不知遠慮由於不受善言故舉此可以見 問又以起下章之文也義上四句承為循不遠來言 以大諫正於汝也上言出話為齡而章末獨云猶之 矯誣詐偽不實於信而 假為信也 頭 信也當此天心 夕之計惟其蔑棄聖人之法度鄭以淺見自用詩 已離民病已極汝東國成而猶未遠謀乎是用作 言也每人出善言而不以為然若所謀者皆的且且 虞東學詩

金头口后公司 異居官則同我不忍國事之敗壞是以就爾而謀爾 出話不然來言議論之間不立異同而輯和不於意 非難事也三章主出話不然言結言我與爾職事 静定矣 爾雅莫 氣而悦懌合謀并智以圖國事則民心皆合而無不 天運方艱難無得氣騙志滿而不知恐懼 加振作是其偷安目前無復遠謀可知下四句承 氣楊之 斯 天心方震動無得神懈力死而 詩牖曰不過反其不然者即收其效 雖

ったしている 信善言故告以天方降虐將有覆亡之禍不止於方 言期於灌溉乃心朕心之義 而後生縣倨不受再 聽之而警警不肯受豈以我言為迂闊不可行而笑 縣鄉 匪我年老智昏而妄言實爾安危利災以可憂 難方蹶矣若而可以國事為嚴謔乎老者出忠告之 話也四章主為猷不遠言籍而其病總由於管管不 笑也爾不聞先民有言韵于芻蕘乎蓋告以當然我 之乎我言乃實可見之行者乃言維服 爾勿以為 1.1. 虞東擊寺

銀好匹库全書 此者葵換也鄭小民不敢訴其愁苦惟有呻吟而已 泉神更無聲響合下殿展觀之監誇時之景象有如 常舉止失措如狂易也善人畏禍而不敢言如尸之 大言夸人設言此人乎傳威儀卒述者言其瞻視易 方虐者由人之違天而致其怒也天方怒矣而循以 者為謔也積惡愈多解將如火之熾威氣魚 正言不可救察之實認濟怒也天之所以方難方蹶 可救止而藥治辯蓋懼之以不可不然我話也五章

とこり見いい 民如燻院之相和言必應也如主璋之相合言必同 為非故又本天言之明牖民之非難也天之開牖斯 章承上言值此民心叵測之時當有以開牖之使不 所以不可救藥也六七八章乃告以回天之事通六 茂無也 傳資籍也問惠順也 傳喪亂且至所籍者衆 傳言以目是民之剛者詩言殿展是民之柔者民情 心耳今自無一事順衆心其無可資籍明矣四此其 如此將鬱而生變我不敢為之揆度言不可測也即 虞東學時

金万四周至書 易哉疏曰 之本此章告以為治之輔也价人大徳之人也傳大 汝能以正道開牖之無不立見回革者奈何自立於 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其藩籬也惟垣墻也傅屏 師大衆也大邦大諸侯也大宗强族也蘇如梓材 邪辟以先之乎七章之義讀詩記曰前章告以為治 無曰有所增益也開其本然之明而己牖民宣不甚 如取物而以手攜之言必從也就其攜之也臨言 轉之為難易之易民既多辟而有亂心矣以韻齒為變易之民既多辟而有亂心矣

藩垣屏翰皆不及恃而宗子獨居豈不可畏哉八章 歸本於殺天也難也蹶也虐且婚也皆天之怒而渝 亦無宗子之稱上文懷德維寧已主王說故此句不 以桿外而衛內宗子主之有德則城安無德則城壞 與上四者同敘上四者持藩垣屏翰耳非城也城所 之適子愚按西銘云大君者父母之宗子王之適子 懷并懷德則得道多助而中外寧矣宗子鄭箋謂王 樹也五翰幹也每國家所恃在此四者惟能以德為

ころういっ

/. Lin | | | | | |

廣東學時

多定正庫 全書 而 非不存也老成才德非不有也但王心暴虐棄舊章 氏鑫 聖之心而永懷明德出話然為循遠善人得職民辟 不與之俱所夫安可以不敬乎能敬則有以去其靡 也也憲憲也泄泄也謔謔而奏毗也即所謂嚴豫馳 旋消合牆垣屏翰以為固寧有城壞獨居之畏乎將 驅也天之光明照察日監在茲凡人出入游息無適 不顧斥老成而不用所任者乃少年不更事之人 測曰詳味此詩蓋朝廷始昏亂之時典章法度

命匪謹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KRID IN AILE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荡之什 其政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類是也 去故其熱中之情發為懇惻切直之辭一語責之旋 徒皆世臣與國同休戚者言不行諫不聽義又不可 是以民勞於下而政亂於上其時若召穆公凡伯之 一語勘之不厭煩複惟欲其有所警惕而改紀於 虞東學時

子由行內要于中國軍及思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蟾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 不義從式既您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便畫作夜文 忽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面爾以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完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東義類殭禦多懟流言以對 疆禦 自是 格克 自是在位 自是在服天降酒德女與是 好四届全禮 酒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ここで シュー・取り 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文王之言者黃實夫謂舉乃祖所以咨人者咨其子 召穆公見属王無道知其必亡而傷之義故序不曰 通韻 **呼**大战 王而曰傷周室大壞疏謂刺外有餘哀是也託於 世紀 反芒 反 反攃 佼 古音羌酒字不入韻式 筆 音 豫 莫東學诗 美音 岡 舊音忌時 與終 平晦 民都 通 集入為反

銀定匹库全書 以殷鑒一語作結全詩血脉收注於此七章皆言文 其病根在不明德其病症在用小人點君子故篇內 萬氏借春為喻之說也属王失德全在貪暴故首章 為謗忠臣之用心如是非僅為監謗之故亦非直如 子孫不敢以為非過指夫前代雖至暴之主不得以 孫自然加倍陳切錢氏詩學謂言出於祖先雖不肖 致意馬二七兩章尤詳哉言之純是咨嘆殷商忽 出疾威二字後文殭禦拾克寇攘忽然皆是此意 数月

これる 凶德 蘇而使之居大位任衆職則是汝力為與起之 用宵小殭禦是酷吏掊克是食人皆天所降之怕慢 其初皆有賢君撫綏之其終乃生僻王以肆其殘虚 帝轉為疾威之上帝天亦有初鮮終矣蓋天生衆民 解之也二章以下乃條陳過惡言此等事皆般紂所 為而厲王踐而行之也義二章先發其禍本在於任 王獨首章不然明非殷商之事孤詩牖曰蕩荡之 謂天命匪諶者如此貴非非始為怨天之辭而卒 Likin 101 虞東學時

鐵灰匹庫全書 流毒於下以致怨謗寧有完極哉四章言女任此食 於賢者被讒而去則在內用事皆寇却攘奪之人其 禦者羅織善類乃酷吏所長故置貪人而言酷吏至 元勲而有坦腹小兒之語所謂流言以對也獨言疆 云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話以裴度之 在朝勢不能容君子爾有秉義之善類毛傳類 疆禦 之人多怨懟之每於進對之時以蜚語中傷日知録 所謂崇信姦回也四曾是見怪說之意三章言小人 叁

1. In ... 1.1. 也四無字形其德之昏亂無所別識五六章言酗酒 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陪貳你士者任皆不知 湎 此漢志引此章下四句顏師古注云言上不明不别 斂怨也乃反以為德而信用之此惟不明爾德故至 酷之人恣其威怒於中國使民怨沸騰是若輩為爾 亂政召怒遠近由於自式不義也對飲酒齊色曰面 爾平海由爾於不義之人是從是法故也并員 因首章言帝命多辟故言實不由天天何當以 程東擊年

欽定四庫全書 尚且由其所行恬不悔悟微子所謂卿士師師非度 政横行如沸羹然皆鄙意也條大網小紀變蔑幾盡 章言大命傾而本根絕將為夏后之續也匪上帝不 是也與者怒而作氣之狀跳國語所謂道路以目者 日昏昏如夜也我由是虚言導沓如蜩螗然病 即是此意中國思方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七八 止尤甚伸畫作夜視蘇明晦更深言其沉醉不醒 既您爾止四句極言酒酒之事式號式呼比您爾 No. BĄ 白 虐

とうこうこう ノストラ **惓憶有餘望馬沈仲容曰史記属王好利近祭夷公** 成云云者不自居於老成人而以尚有典刑言之明 三句皆述昔人之言也殷鑒在夏明令宜鑒於殷蓋 王之不用老成也觀下曾是莫聽可知大命以傾預 時正見天命之有初解終由爾套舊人不用廢舊法 不行所致舊兼人與而非天之為此厄運也雖無老 其根揭起雖枝葉尚在而本先斷絕寧有救哉此 其將然之辭籍大命之傾如何如木之顛仆沛板 Ų 真東學詩

金定四盾全書 書以為突厥之先皆誤 高宗代荆楚其黨與即思方也後漢書以為西羌唐 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于鬼方氏是鬼方為楚與國 州古之思方與地記云貴陽本西南夷羅施鬼國按 用舊曾是莫聽也此見經史之相符〇楊用修曰貴 軍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 呪靡 届靡究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内要于中國 是殭禦拾克在位也衛巫監誇道路以目是倭祖侯 表,十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我作用過蠻方質爾人民謹 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主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風與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 湛樂從弗念厥紹周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 覺德行四國順之討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之則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颠覆厥德荒港于酒女雖 題見梦与

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 子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別可射思辟爾為德伊藏 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雌無德不報惠于朋 爾顏不退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尚 一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在染柔木言絡之 絲 ひく

欽定四庫全書

過其德俾民大辣川章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誤 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子民之靡盈誰原知而莫成昊天犯昭我生靡樂視爾 **欠己可自己的** 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殿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手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紹 韻剛 T 熱 與 王 疾去 艄 三章 為 東 韻 凹 Įş. 戾 i 征 嗀 刑 六 反 胡 ے 光 单 L 詩 贯 章 反

陳說不一要難依据其謂在後追刺者以既經朱子 駁斥其謂刺坐王者解坐王之篇不得窟入属世 柔桑之間詩中所陳多涉時事序說似未可廢諸儒 警而去刺属王之說但此詩繫於大雅又次於板為 於宣王諸詩之前其謂武公為世子時作者嚴解 序言衛武公剌厲王亦以自警集傅据國語定為自 上去入通虐读去聲 友膠 庚 侵子 韻 ょ 九章 韻 人 Ō 説 約 革 謂 樂 ド 五 教的 灰三 慘句 嵩 列] 作連

序詩者即以為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常 是詩本刺属王國史軼其作詩之人武公取以自警 者游宣玉中與令辟尤不得有迷亂荒港之事其謂 中所指迷亂荒港亦未便懸坐平王其謂宣王時作 其謂平王時作者印養聚無論東遷以後無雅即詩 二十餘歲之人遽以亦幸既耄為言亦覺遠於事情 王時年尚幼稱不得作詩即作於共和之末亦不過 年表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属) [] [] 葵衣 等寺

欽定匹庫全書 遠矣武公追維往事以為明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 失此詩正與之合特實筵以自警者諷王此篇則借 得而論者蓋坐王沈湎於酒窟庭之詩屢陳威儀之 示之事曰取譬不遠蓋指流蟲之事也錢飲光曰湯 國取譬不遠者將何所指耶都仲與曰幽王距厲王 属王為鑒故疏謂之追刺也不然末章所謂曰喪厥 意作詩時世孔疏李解專言則失參而會之亦有可 棣之類疑此又不得其說而為之辭彌不可信矣竊 起

炎色の事心的 一回 依舊定按篇中陳義甚當說者每不得其要領呂記 為十章以為部署秋然矣而仍多牽級徒亂聲調令 謂詩以威儀為主其實義主修德而威儀乃德之符 錯各以已意析之本義改為十四章古義張記又改 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諸儒惠其頭緒紛 世按二說根据孔李異於應該令從之又此詩舊分 為之祖而子孫不能諱其惡故編詩者列于属王之 詩戒属王取鑒于殷此詩戒幽王取鑒于属以属王 虞東學詩

金灰世是台門 者然必能受善言無使敬日弛而傲日長此又自警 内外而四方以訓四國以順民之承而則之有信然 覺發之為訂該遠循則爾室屋漏之精神有以貫徹 也出話又威儀中一大頭目故抽出與威儀作對實 主敬之學於威儀見端必密之於屋漏不愧而後純 也德不可見故以威儀著之蓋修德之事在於主敬 之切而所以諷王者深矣詩貫分三截看每四章為 則章首抑抑二字便包得慎言在內持之以無競有

とこうらんか 辰告以行正言詩此播德之事自强有覺之致於用 事計談遠猶之所從出也討誤定命以立制言遠猶 子自强者持敬之本有覺者謹幾之先前此修德之 第三章迷亂顛覆是維戾之實也問次章乃提出骨 本彼愚人無知乃天性之疾哲人而愚則矣其常矣 慎威儀抑抑敬慎之容也靡哲不愚猶云弄巧成批 貫 思謂此即中庸所謂予知者第十章盈字是其病 截今用其說而加訂馬前四章言修德之要在敬 虞來學時

也今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為女武公使人誦詩而 努出狂皆不忍 斥君而引之於己武公之用心若合 命已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傳被武 也而其要總在於敬威儀以立民則四方四國所由 子篇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又曰我其 而特令人命已而詔之則又似全為已設者商書微 公自警何至以迷亂顛覆荒湛為言其意自屬王朝 行順從者此也三章言令之不然以自警而認王 F 表示於民又必戒備我兵以防患於外按風與夜寐 其不至如此也并欲其不至如此則必修潔自新以 也言惟女弗思紹先王盡棄明法故天不右之而喪 亡將至如泉之下流相與淪陷而己曰無者戒之欲 從港樂弗念图求也四章承上而致其戒復申以勉 尚而不治其國使國政迷亂不修其身使厥德颠覆 符節固不當專以自警目之矣與尚也鄭以飲酒 下四句告之以大業當紹明刑當共而責其惟

读定四軍全書

虞東學詩

威儀以示修德下手之功五六兩章申慎爾出話之 義七八兩章申敬爾威儀之義也對質證也人謂厚 慎威儀而詳言之質爾人民三句領起而雙提出話 臣民謂庶民即下章朋友庶民小子也爭成獨以 亦指王朝事若惟武公自警安得及此次四章承敬 該近也騙此勉之以救亡之道也按戒我作遇蠻方 對上迷亂于政以政之遠者言舉細以該大舉遠以 三句對上颠覆厥德以德之細者言修爾車馬三句 九足日華私書 一 能質且謹也而言尤易失失即無可補救故切戒其 質之謹之然必慎出話敬威儀無不柔安嘉善事乃 輕易無或茍且蓋發言之際無有為我持其舌者將 我以起下章六章遂告以言之不可自由也 解無或 本諸身徵諸庶民也對惟不虞之變不可不戒故必 民猶質諸鬼神之質以 逝而不返所謂腳不及舌也問言悸而出亦悸而 庶民之子義 子連下 讀亦無此民之子 義 獨可疑 虞東學持 成 未做質人民以謹侯度所謂 沓如 句 古 法 姑 于庶民作 疏

士大夫時微之及於爾室屋漏之地令視爾友君子 慎爾出話之效也七章言威儀之敬其顯者在交接 未遠於愆乎問 之承奉至於子孫而不替所謂言而世為天下則 然順於人心凡厥朋友庶民小子皆有以 謂言之根於德者即下文所謂惠也若有德之言自 則言 色之間固當輯和柔謙矣猶必惕然內省日得 順 而出亦順而入 相 爾獨居一室庶幾不愧于隱微 餱 報之理皆 如 順 其所施 2 則民 無 徳 此

を己日 AB 以收繳第二章敬慎維則二語也下四句又教以虚 盡美誠淑慎爾容止不您於禮儀自無僧差賊害之 事則有以謹侯度而德可為則此敬爾威儀之效亦 日辟又日爾疊致其丁寧也言爾之為德當使盡善 題日尚曰無曰不可 日刻可皆使人 飭己之辭亦所 然不敢厭戰而其敬客矣凡此皆為德之事也曰不 以告王也八章承上言為德之事又特呼而告之既 以莫予見而稍死也常若思神之陟降不可測識自 虞東學詩

章承上而反覆告以聽納之理也問九章言在染然 可告之言以畜德前以成德之懸言故曰隅此以進 柔順之本則可被之給以為弓温温然謙恭之人則 毛亦以童羊釋之蓋童羊無角而令有角則必多所 李不當云投我報之也為按實庭言童我此言童角 抵觸而國事潰亂矣故當納忠言以止其亂也末四 若如舊說以為上感下應則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 懷納善問無為少年那說所中蓋以起下四章之意

金少正是人

Cal Trial Like 當指事論說附耳丁寧矣令既抱子而循曰未知乎 總由盈滿為累不受善言耳首章所謂靡哲不愚者 與首章相應人之真哲真愚惟聽言時驗之順德指 徳之序言故曰基必謙恭而後可進德則知盈之不 愚也十章又呼而告之言汝從前年少未有知乎亦 疑其不順矣民各有心猶言度量相越所以重嘆其 話言說惟哲者知其順德而行之義覆謂我婚則反 可成也虚能生明惟故又以恭人為哲人哲人愚人 廣東學詩

多反 呼小子以自警而所言皆王朝事問刺属之意於此 為誦詩者之言輔下做此孔昭與弗尚相應靡樂與 教為虐苦之也此時猶未之知則年己產矣尚何待 港樂相反夢夢其心故藐藐其聽反以慘慘諄諄之 於此著其由也若果不自盈滿則知之早者成自易 盈益議其理甚明人生宣可以逸樂為務曰我者設 亦終為維戾之愚人而己卒章情益急詞益痛雖 何至傷其己晚乎十一章承上晚成而言天道虧

大三日后 八五 成德實進小雅尚是據其一端惟此篇於修德之要 大因急馬則後車又將覆矣總是反覆望其聽言之 意張冰璜曰武公三詩分隸三體淇澳國風是歌其 申明孔昭之意言不能修德而至於回邪過僻使民 譬不遠言其事甚近無多時也為昊天不成三句又 第十章言示之事也我謀即所言修德之事大悔對 較著也告爾舊止言告爾者皆據舊事之已然義即 下喪國說方者近今之辭義曰喪厥國謂流氣也取 慶東學詩

兄填写倬彼昊天寧不我於四牡縣縣旗旅有翩亂生 **菀彼柔桑其下侯自将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也 大學引以釋至善而此篇即其義疏與 德合而考之則淇與所謂切磋琢磨瑟倜赫喧者具 義理精深文武周召而後聖學淵源為能紹而述之 作聖之功至詳至備雖以意兼做王故入大雅而實 於此而充耳會弁之容金錫圭璧之徳一 謂之齊聖不亦宜乎愚按淇澳言成德此篇言修 一可想

金好四母全書

9

芨

我圉為謀為瑟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食維好天降喪亂減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穑卒痒哀恫 民有肅心其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維寶代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爱 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祖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瘡孔棘 秉心無競誰生属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愍念我土字我 頻國步幾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祖何往君子實維 こうこうこと 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儘於乎有哀國步斯 2.4.5 突 東争诗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食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影寧為茶毒大風有隱有空大谷 | 欽定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比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 瞻東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伊臧自有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蛀蛀其鹿朋友已語不胥以 中國具養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恃強爾 匹库全書 卷】 榖 肺 狂

詈雖 回遹 朋 トノニ コミ 友子豈不知而 逮 货 輝 來赫民之罔極職凉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職競用力民之未矣職盜為寇涼曰不 曰 古 Ā, 疑 讀 文 匪子 紏 名 補 轉 ī 徒 빰 聲 賔 韻 韻 流作! 漢 帝 髙 將 反 反 韻 往 翩 較 字 爾 宼 Ū 급 沢 官 旮 'n 平 歌 古 燼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 t 砰 逓 反 章 去 봠 七 風 通 频 尺 慇 填 章 反 贍 牵 ت 辰 競 平 為 涽 矜 填 鬜 渠 釋 碼 敬通 韻 彰 韻 句 釋 僟 韻 反 騤 柔 文 音 文 隔 徐 Ā 稉 夷 劉 韻 章 靡 憂 虛 朻 錔 さ Õ 哀 隅 矜 杏 Ō 脶 韻 居 可 作 首 反 覆背 ተ 銀 去 鲯 五 諸 韻 庾 九 音 £ 章 毙 Ō

銀定四庫全書 總承上四章之意該爾序爵總挈下十一章之網乃 後責相雖辭煩章雜實一脉引伸詩深曰告爾憂恤 良夫之詩又云詩言減我立王疑在共和之後劉氏 意馬詩貫曰此時属王已失位故及覆沉痛成刺王 瑾曰共和時属王猶在詩人敘其事而刺之讀詩記 集傳云舊說此為內伯刺属玉而作春秋傳亦曰为 曰此本 属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 句 五句 韻 Z. 韻第三句 韻之變格 卷十 趣

斥時事而言瘦下民之實也四壮 旗旅征役煩與也 塞胸乃呼天而望其於也此章冒起大意下三章乃 桑将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陰人喻王無德 不能庇民也義填塞也用訊文。憂之不絕而愴怳 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記句編也說言陰均也是柔 已不能為政故儆發像友使懲於前而毖後也一章 序爵所以急也愚按後多責友之言明是共和時王 通詩樞紐蓋削亂必以賢而和者不去賢者不升此 髮束學寺

欽定匹庫全書 者止則不知所安行則不知所往除所謂梗也為也 字乃暗斥用事者四章承上為梗而申之憂心而念 舊 **亂不可平而征繕悉索財力舜耗所謂混也減之之** 之事以階之属而至令為病乎結君子指属王蘇 君子實為國所維繫當持心無競誰為此與兵構怨 之餘耳國運頻蹙至此可不大哀乎將者扶持之意 古義 疑定也禮疑立之疑靡所止疑云祖何往訓養今疑定也某傳輸如儀靡所止疑云祖何往 黎黑髮也丁壯從軍死亡暴盡其倖存者皆煨燼 誰

Ale deman Jelin 斯有易耳兩爾字指當時執政者即後所謂朋友也 承上言亂至於此可不思所以削除之乎果能深謀 喪亂時所謂階属者也方令急者惟有序爵考相亂 矣圉之告急甚矣豈非有階之属者故至斯乎五章 東靡所定處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其我之見病多 至八章言王不能憂國用賢而任此不順之人以致 無所歸怨乃言生不辰而逢天疾怒也惟疾自西祖 土宇亦如召吳所謂日感國百里者故鄉令用去義 溪東於寺

銀定四库全書 **投制作用不以濯則熱終不解其何能善哉相與** 濯者浴可解熱非濯手之謂以濯解熱是賢者恤民 月峰云熱氣盈身如執之然非執持之謂逝往也以 於陷溺而已傳六章承上憂恤序爵而言候鳴邑短 政 王 而 恤之然必澄序官方以進賢退不肯然後可以恤 謹宏則亂狀自削矣謀處之道在於憂念窮民而收 则 巴亂故特告而誨之也故陳此謀強 詼 王 ی 已不晚能 丹鍾伯敬云執熱猶言熱不可解 卷,十 而禍 之 法 亂 民 孫 斥平

好是稼穑言重農也其有功力於民者使之代耕而 處者詩緝云奪民時使不得耕種也其昔時 懼也用錢氏說弄釋文作送衛巫監謗民有懼心矣 而不可盜也辯按重農任賢即憂恤序爵之實此章 食言任賢也稼穑當以為實代食之人當擇其好者 氣也部人當亂世如遊風而行氣悶不能喘息肅畏 又迸散之惟恐不及腳如上所謂自西祖東靡所定 球集 賢者退 耕為說亦 緝 同七章承上稼穑代食 令當

銀戶四庫全書 ~ 代食之人皆非好矣解按力即力民之力力不及於 東持其心外則宣布其謀尤必考察慎择其輔 言不能序爵之害言惠君之所以為民瞻仰者內則 不能考慎而用彼不順之人衆所不與獨自以為善 民自力不及於天詩人所以諄諄於序爵也八章遂 又盡荒無宣不可哀可恫又無出旅力以念天者是 **龜使稼穑盡病維此中國君族出亡如養旒而民田** 而言天降喪亂既蔑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之 卷十 相令

窮也無言鹿並行相得朋友乃不信我言以相從於 蓋其肺腸不與人同是以使民化之而終為狂恃蓋 善已僭云者必前有言而不見信今追論之也既不 已逐王而亂猶未已也子靜于召公家則 信矣復言則遭其怒不言則歉於心是以進退皆窮 不信己而用食暴之人也愚人斥朋友不順忍人食 則 九章以下遂呼朋友而責之蓋責當時之任事者 朋友所用者非即朋友也養說踏不信也等谷 冀東 學時 民人 心復 猜太

一銀定匹庫全書 也蓋陰賊之氣所出故以為中垢之與良人光明洞 國 惟其覆狂以喜是以用舍倒置良善之人不求進之 達所為取法於善道就之式和風之披拂也不順者 乃重復眷念疏於忍心之人馬民既好亂今復使忍 見自喜吾非不能盡言匡之其如有所畏忌何哉并 也敢因思古之聖人察微見遠而愚人反以狂感之 心者虐之寧肯俯首為所茶毒乎十一章蓋小人壞 猶大風壞物隱穴之深遠者也就有空大谷即隱 **卷**十

醉鄭彼所用者匪良友欲使人從已是使我悖也是 事變而妄言乎蟲雖善飛時被繳射恐禍機猝發女 呼朋友者真其萬一之聽也問言我作此詩豈不察 乃聽貪人之言則對答之問誦詩書之言則真即如 貪為類故復承大風有随言貪人進則甚類取矣 時 虐故曰茶毒不順鄙穢故曰中垢 幸一不順之人與 **幽昧險隘行其中藏之穢惡有隧之大風也忍心殘** 章末三章皆自明作詩之意上言朋友已語此仍

欽定匹庫全書 有定者毛傳兵職此食盗之人肆為宠攘謂食人也 令亦知涼薄之不可矣又反背善人而詈之雖欲自 虐民解競即東心無競之競長民者當以無競為主 不順也民之邪僻而不知止者職此凌競之人用力 乃專主於競謂忍心也申五民之罔極回過至今未 工為反覆傳而於民所不利之事為之惟恐不勝謂 不及知故陰往塞告於女義乃反謂我來恐嚇也張 章 豈知民之貪亂而無窮極者職此涼薄之人傳

Calding View 歸不待第九章指呼朋友始知其刺相也後八章極 也其實此種小人皆相為容納故第五章告爾該爾 借惠君逗出考慎其相句使前後賣刺之辭皆有所 指斥在於委任小人前路責王只以不順包下二種 已隱有所指第八章明斥階属之人在彼不順而先 後路責相又分出忍心貪人即為詩所謂強無持克 已作爾所行之歌爾當受之而改悔也事等。全詩 該其責謂非我之所為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縣我 虞東學詩

能憂恤序爵由於王之不能考慎則謂之刺王也固 宜再按是詩周召行政史無一事紀載蓋流氣之變 民心貪亂無己雖以台公之賢幾不能庇其太子至 民卒在章法最密詩從刺王起從責相收而相之不 職競職盜收裹三項小人以罔極回過未戾收緣件 言民之貪亂將更有不可知之變亦先退出俾民卒 於以子相代而榮號之黨亦未聞有所該夷自然盤 狂句皆詩中草蛇灰線結構精嚴處末二章以職京

多好四月白書

10 1. Jr ini di d.in 100 憤激亂止國內而先王遺澤在人諸侯尚守法度但 得庸相支吾己足延世追宣王立而任用召虎憂恤 尚復如是宣王何以能與不知属王被逐祇是一時 知詩人所刺非二公也問或疑共和以後國事民情 虎之才宜乎戡亂有餘何以十四年中毫無表見故 或别有柄政之人事權不歸周名故二公無所展其 手足只得將就補直以俟宣王之與而已不然以名 路如故此詩之作疑在王方 流氣沟淘未定之時時 虞東拳涛 111+111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令之人天降喪亂 芮伯周之同姓在畿內社 預云芮國在馮湖臨晉縣 巢怕來朝芮伯作旅巢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鄉芮 伯在馬成王時也極九年王使號仲尚伯伐曲沃桓 笺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正義曰書序 王時也此又在属王時蓋世為王朝即士書序注云 牖王心以立中與之業哉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與〇 斯民天下遂運之掌何莫非此詩曆火之憂為能於

銀兵四庫全書

天足四年 台雪 川旱鬼為虐如恢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晕公先正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摩公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旱既大甚則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然民靡有孑遺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毀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 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於徑犯自郊祖宫上下奠麼靡神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爱斯牲主璧既卒寧莫我聽早 虞東學詩 三十四

勒哉庶正疾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 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疾庶 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旨章韻 寧演我以旱幡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 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樓其星大夫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5 Ū 口压 章 1:17 荔首 巷 댭 補 騇 Ż 同 ቀ 反 韻 Ł A 章 卒 章

Prid Jins 灾而懼例身修行欲銷去之得其肯矣惟首二句為 鄭雲漢見憂憫之切序下言宣王內有 孤礼之志遇 有是功也愚按此詩與鴻雁相表裏鴻雁見撫輯之 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 興之難於守成也問讀詩記曰宣玉之小雅始於六 也大雅以成王繼文武而宣王詩列属王之後明中 权語餘皆述王之辭述之所以美之也首章舉其 雅宣王之詩即繼文武之後明中與之雄美創業 虞東學诗 弄花

多反四届全書 郊宫之類也蘇爱斯姓所祭廣則用姓多也 靡神不舉凡祀典所載無不廬而祭之即下經上 已哀矜惻但不能自己之誠與第六章幡不知其故 其星皆同時所見點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乃反求諸 同意者為重也係機謹薦臻疏謂連年不熟是也 倬然昭明轉運於上則非雨候也極比與末章有些 略而後乃詳言之水氣在天為雲水泉在天為漢令 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 發至祭水旱不得不用壮祭法 灰十 牲者 雪荣祭 彼 因 傅

大きし日 日日 とれる 四兩章承上郊宫言之反覆致其警醒之意以真天 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蘇三 郊之上帝又不臨顧於我則下土必至耗敗矣與其 有神而不尊祀之而在宫之后稷既不足以勝旱在 致裡犯於此於彼相續不絕蓋自郊祭至於宗廟無 言早久益甚其氣蘊積隆盛熏炙不解為之祈禱 壁少而易竭故言既盡也弘二章承上靡神不樂而 云牲 **主壁禮神之玉三姓用不可盡故無爱圭** 處東學時 而

擦者非必其果不克也比上又推深 危懼如雷霆之作於上可畏之甚也大亂之後周之 承競業言此何可不畏懼乎先祖之神亦似為之 上帝似不欲為我留遺此餘愁者非但不臨已也復 黎民所餘無幾又繼之以早將靡有半身之遺矣今 念不忘故言之不置也推去也無旱不可去故戰栗 祖之監也每章必以早既大甚發端者王之憂旱念 未交次今月古義旱既不去今但求其沮矣然以下章故寧旱既不去今但求其沮 一步 迁推 推

金好四周在雪

ころこう 之意也但傅以先祖為文武令經 中止言后稷不必之意也按父母加于先祖之上於言不順當從傳說 不加救援蓋慶懼之甚而自猜自疑亦疾痛呼父母 不助於我固己獨先祖為民父母惟何安心忍予而 正即月令所謂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皆坐視而 視日顧新言天祖皆斥遠之而無所依倚也奉公先 是也近止謂滅亡不遠亡言今用古義即視曰瞻還 更何容身之所手大命以國祚言盤庚篇懋建大命 止亦不可得赫炎之氣真覺宇宙雖廣無陰以憩應 虞東學時 圭

部戶四庫全書 方難當黽勉振殺故欲去而不敢胡寧真我以旱曆 避位以去無以我故而苦此百姓也無既又念民力 枯川竭如滌除者然蓋旱鬼播虐如火焚燒故也我 於是又呼天而告之尚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寧使我 心憚此早暑亦如火之熏炙而羣公先正竟置罔聞 不知其故與首章何辜令之人相應而首章言人此 民之功謂之父母固宜牽引文武后稷有极我烝 輾轉哀怨計無所之也前言 早氣不推不沮令則山 五六兩章見早之愈甚而

Chairman dikin 慢者乎而又孔夙不莫如是乃上帝終不度我之心 怒而曰宜無皆空中措想猜疑不定之辭自及已至 對四章言先祖之忍予而曰胡寧此章言明神之悔 恭宜乎無所悔怒何其真我如此也此與第四章遙 似有所悔怒於我者我自反所以事明神者既敬且 困於昭格無路因念諸臣竭誠盡慮拮据民事或可 不得其故乃追憶從前祈年方社之祭或有弛緩怠 章歸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即此意也惟求之 虞東 字時

多好四周全書 亦 周 凡衆官之長自家宰以下至於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與 是疏 仰邀憐察七章遂言諸臣為旱之故散而禱祈賑救 不及條紀本職 請惟是奔走憂勞至於鞠窮疾病盡 救 昭回如故矣羣臣之竭精誠以格天者固已無餘 漢書 天所 庶 百姓無有自言不能而止者死 賴 正庶 憫 原 正 恤於是瞻天而嘆曰云如 俚之 是 非 官 總 悝 言冢字 名故下章止 八章言印天而繁星備見則倬 卷 いく 下 聚 桉 庶疏 正説 兼 勞困至此宜 何之聊賴手 甚 無有一人不 漢

俱以安我為言後後有以安民言者細按全章俱說 寧謂得雨而勞可息也問臣勞息則百姓安而我憂 手義展罪也弱猶虐苦也惠賜也義天何不賜以安 其不安之意口奈何以求為我之故而虐苦我庶正 賙教之成勞凡若此者求以為民正求以為我又致 傳令國称危殆當益加修省不可以無餘之故棄爾 釋矣此句又與寧莫我聽相應蓋終冀其必聽也能 之勞本句其字指畫分明益庶正 張子曰不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 ... 聖 東 年 年 我

銀定 匹库全書 有不中與乎〇史記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索隱 藏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宣王憂民如此寧 雲漢漸升建子之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周禮大司 徒荒政十有二其十一日索思神黨正春秋祭禁人 曰案水生金散氣即水氣唐志建午之月一陰生而 以逆時雨寧風旱祭法理少年於泰昭祭時也相近 祝掌六折類造僧崇攻說小祝掌候複禱祠之祝號 爾李迂仲白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 卷十

LY .. ITIM JIAIL 公若勾龍后稷之類穀梁傳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 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曰古之上 水旱失時須有祈禄非關正禮之事月令仲夏命有 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 下者祭百神疏曰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循逆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幽宗祭星也零宗你崇祭水旱也四坎瑄祭四方也** 藤新於坎檀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虞東珍诗

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四圭有即以祀天旅 璧以祀日月星辰璋的射以祀山川注曰郎者本也 帝兩圭有即以祀地放四望禄圭有瓚以肆先王圭 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 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養璧禮 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 通手陰陽君親的諸大夫道之而以請馬孔疏國語 無為宗伯祭法有祀之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卿 周

金好四届全書

老十

- -肆師所用王帛特禮神之用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 地處埋蓋姓幣耳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 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姓於為論嫁玉之差等詳考 加之於姓之說而在靈恩引詩主璧既卒以實之且 紀王無禮王紀之乃所以禮之羅泌曰祭天燔燎祀 而同印陳祥道曰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皆 四圭有即中央為壁圭末四出兩圭有印候而足相 祭兼用之四方有禮玉無紀玉日月星辰山川有 處東學詩 +

松高維裁峻極于天維教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己 銀定四庫全書 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那世執 均言之帝置之赤水之北文字指歸云女夷禿無髮 係民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鬼所居不雨叔 所見之國赤地千里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山海經 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項上走行如風一名旱母 耳何自而有婦且盛哉說文鬼早鬼也神異經南方

喜我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 一管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競 競王錫申伯四壮 路路 其粮式過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單單周邦咸 釣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伯微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 た己可自公司 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以時 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 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那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名 虞東學詩

柔恵且直 揉此萬 那聞于四國吉南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罪文 我分四 章言降生申伯為周翰也山大而高曰松雅殺雅 彰矣此篇言重辭被而條理并列當與恭苗參看 序下于崧高言建國親賢于烝民言任賢使能其義 **崧高烝民皆尹吉甫送行之詩而序皆以為美宣王** 之鎮山職方注所謂吳嶽也補傳曰方美申伯而兼 翰塞韻 音姥 遮碛 谢 藐 蘏 角 如 序 反蹈 事謝 渠略反

..... 足為炳據補傳曰建國多矣莫重於申伯任賢多矣 陷 毛傳耳的 古義曰嶽山與岐周相近乃肇基王迹之地推本二 山南也康成禮注如是五子 甫占土風而發詠指吳嶽而為詩誠足破學者之疑 言四教實為迂潤近世儒者援周禮職方之文謂古 人之生於神降循曰祖宗神靈之所孕統云爾南仲 疏曰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属之難章懷註訓甚明 111 **代記** Ð 取申 南 訓 贖意 我在學寺 刑皆之宜 間 前 王 供非 時 笺詩復為異義者狗 忖 也 誻 悷 10+1 後漢書 劉

銀定四庫全書 詩甫中 也又按孔疏縣辨禮注謂樊國之君不得與申伯 為蘇神所生不知嵌降大生義本一揆非如二氏逆 知 所以褒楊申伯也或疑甫為字申為國名稱 申伯光輔中與而遠取周道始哀之前侯以匹之 天生其義既一 莫重於山南二詩作於一時寂高以為嶽降烝民以為 舜典稷契或官或名漢書終灌或封或姓皆不類 謂山甫及申伯也安得遠取南侯哉詩緝 所謂維周之翰其事亦同然 老十二 不類 則 是 洮 同 不 日

たいりるこれの 皆提明申伯以界别之二章言定申宅也將命申伯 籍宣二句統申甫言下乃專言申伯故下七章起句 國則蕃蔽患難於四方則宣布德澤皆為翰之事也 公詩人固有此義例傳維周之翰乃通篇主句於四 伯緝東坡富韓公銘詩先言為生來公繼以堂堂韓 降神靈和氣以生也傳兼言山南者借山南以大申 章言申伯之生関乎國運故設為神異之群以為藏 流下降之說家繼簾謂孔說輕褻不足據者是也 虞東學詩 100

金万 於申乎宜於謝乎故使召伯往定之也登進也 侯爵 之事也邑申舊邑也沒義以己為活 申伯之功 邦久在化外 枚先本其亹亹勒職而言明寵錫之有由也由本 四周石書 衝要之地方足以鎮南國而表率之不知其宜 今 按 漢 史王又任為方伯故曰 微之事 即下式南國 前 H 申 許其子孫世有此土以守其功也 二詩可見,觀江漢常 在 志 心定從。 疏之 武 義內此 今將進之王化之内厥 **今為方伯建立國宅** 字 兩字 解未安 為舊 又訓 成訓

している シャラ 也上四句皆王命申伯之辭在召伯還報定完後也 此此述王命故其文為式是南國也庸功也鄭民功 得之三章言營謝之事也前言南國是式是廟議如 所謂王續之事而欲其世執者也此章義解惟田問 漢之師順流直下知南國已就約束是皆申伯之功 動南國故命申伯出牧以控扼之揚之水篇觀於江 按南陽汝寧之間逼近荆徐荆徐久梗王化恐其煽 禮因謝人以與起謝功即下微土田土 疆之功 虞東學待

舒定匹库全書 營謝既成而王錫申伯之事也申伯之功即上爾庸 杰 前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蓋不以工役累其心也 做始也 班 就熟高廣稅城言創始築此謝城而 之傅御部籍其私家之人而資遣之疏謂告令裝載 伯再往謝地以徹法治其土田而賦稅之又命申伯 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傅御四章言 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解頤曰微土田王者之大 徹法也傳御申之傅相及治事之官也緣王命召 ķ 又

10 10 10 101 也傅案中車金路鉤类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 馬則四杜蹻蹻然杜威釣膺濯濯然鮮明鉤膺樊纓 言于豐策遣而述其辭也古者賜爵必於大廟緣以 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孤五章 為遣行發端也點謝功既成就封有日而先賜以車 其寢廟則藐藐然高廣也此結王命定宅之事亦以 之事也上章既有四壮釣膺之錫矣此于廟策遣復 江漢之詩例之此當在豐京文廟故下有飲錢于郿 Likin 虞東學詩 四十六一

多 京四届全書 大考典瑞琬主以治德康成謂諸侯有德王命賜之 主也禁傳則謂諸侯之封主衆周官無介主惟尚書 有路車乘馬之贈與後篇贈韓侯同也時母謂 申本侯國當得七寸之信去令以作牧之故特錫琬 竊意鎮圭不得錫諸侯而本分所得之圭亦無可美 顧命有之則介非定名讀詩記謂美大而稱之是也 下皆策遣之辭也介主箋據爾雅謂長尺二寸是鎮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有人地相宜之義我圖以

宣王思隆元舅人疑其未必遽往而令果成行也解 豐遂行錢禮于即復自即而至錦是為南也謝為所 説旨 是時召伯留謝徹土疆之命盖己在前非此時命之 封之國故以往為歸言信邁誠歸者申伯志存王室 猶言無使我有南顧愛耳古義謂近王舅指南 傅 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繁往已王舅南土是保 圭九寸,故美而大之以為實瑞與韓典章近已也 六章言于剛錢送而厚其行也王既策申伯于 楚朝擊事 19 圭

鉄定匹庫全書 申伯舍宿之須非也考周官委人遺人皆有聚積以 字制地貢所以為時粮之本也此結王命徹土田之 也前言徹土田者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之事此言徹 待賓客羈旅而遺人復有道路之委積如疏家所 將有南土之役故使預儲供億與舊謂具其糧食為 其倉原使常變有恃無所顧慮而後行可速也豈王 事結即恭苗謂原隰平泉流清者也以峙其我者足 疆者大司徒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乃分地職真地 起/

たこの日とか 儀以結王命遷私人之事結問那成喜京師之人聚 翰因以表其尊賢也看番老貌為常如世稱皤然葉 御所還之私人也結單單安舒貌鄭此指其去時之 皆王國為之整備而謂取諸謝邑土疆之所出可乎 而毛言勇武者亦是翁矍鑠之意既入于謝言自此 以鄙見辨正之如此七章入謝而周人喜其能為周 王國建侯而征其本國之稅以供資用殊可於緊輒 入彼非己到其地也黄徒徒行者御御車者無即傅 展束學詩 四十八

有文武之才者由有柔惠且直之德耳柔惠故能文 歸本申伯之德而以贈詩之意終之也承上言申伯 且直故能武禄者橋而正之旗淮謂强者制之以直 見制徐之衝非文武全備不克為之保障也義八章 首章維周之翰相應不顯不顯也剪則王之元舅才 所以能為周翰也蓋吉甫推咸喜之意而誇美之亦 則有文有武俸足為南國所法此暗結式南那之意 觀而喜也我猶女也我有良翰周人相慶之言與與

金好四屋在書

卷十

こうこうしゅ ノントラ 所以勉其将來此吉甫作詩贈行之意也思按周畿 風意無不盡辭無不美足以感動申怕故曰肆好也 直者頌義也熟萬那四國廣言之見其德所活覆如 指陳甚大有繫於天下國家也聲之足以感人者為 弱者撫之以柔聞于四國謂懷其柔惠者領仁憚其 則南土之保裕如矣亦與首章四國四方相應舊 贈增也再疏謂贈之言使行增於義也美所已至 說鄉士 詩者工師所誦故謂之誦碩大也詩中 庭東學詩

多定匹庫全書 伐蠻荆名移復平江漢而常武之師復親征徐國當 其衝者惟申為要汝寧信陽之間尤逼楚系故改建 世者惟恃中土之齊晉耳宣王之世秦仲方盡忠於 中國於此以為控制實東南一大關鍵也命申伯者 周其子莊公以七千人大破我師為西垂保障故中 興之續不及西方而荆舒淮徐其害最劇故方叔既 千里藩于西者為泰藩于東者為申吕自東遷委我 于秦而西藩撤自申吕見滅于楚而東藩破得以延 **F**

アント シフラン 截也地志扶風汗縣 西吳山古文以為听山今龍州 舅聖人録之或亦有微意與此亦考古者所當論也 我禍責之而引王恭何進買諡為說過已然秦風美 吳山縣吳嶽山也馬疏吳嶽山在今陕西鳳翔府雕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曰吳 襄公而首及寺人崧高美宣王而一 足辨此非後世寵任外戚之此也王氏不察遂以召 因其先世本封習知山川之險易而其人之才德又 /111/2 | 國/ 度束學詩 稱王舅再稱元

多灰四月 全書 戚思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 侯是以紀為妻父也其注申伯則曰宣王元舅的既 封申伯說文母之兄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漢書 寧府信陽州歐陽脩謝絲銘云黃帝後昔周滅之以 耳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案令河南南陽府南陽縣 州南八十里古義天下諸山之專以嶽名者惟此山 雅申伯之意應的日春秋將納后于紀故先褒為 漢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案今河南汝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南仲山南之德柔嘉維則令 天生然民有物有則民之東奏好是懿徳天監有周昭 2. 17:5 築郿塢 即城在郿縣北十五里渭水之北詩緝云即董卓所 自分明何黄如却是倒說了不可誤讀漢書并誤詩 以紀為妻父則申為母之兄弟矣后父帝舅漢表原 統志即縣在陕西鳳翔府城東南百四十里 1.1. 虞東 學诗 五十二

助之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仲山南出祖四杜業業 一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南舉之爱莫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杜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前 匪 將之那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南柔亦不站剛亦不吐不侮於寡不畏殭禦人亦有言 王命王之張舌賦政于外四方爰及肅肅王命仲山南 使賦王命仲山南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銀定匹居全書 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卷十

城彼東方四壮縣縣八鸞哈哈仲山南祖齊式過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南水懷以慰其心若轉 然民詩大較細膩蓋進於**松高之義矣按山南城齊** 翰言論功也然民首以保兹天子言論德也朱子謂 松高功縣於德然民德勝於功隆松高首以維周之 韻 韻反 故傳謂去薄姑而遷臨皆疏述史記獻公徙臨留 五岩 **越去入通** 1.11 寡 三章約 六章平 處東學時 舌音實 上去通八章 葵 風爭音 反反與 5

銀灰四庫全書 為文公而誅殺属公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 齊人攻殺属公胡公子亦死齊人乃立属公子亦是 臨盜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属公暴虐胡公子入齊與 齊國本封營丘至胡公始從薄姑獻公殺胡公而徒 山甫方略史失紀耳吉甫之意則謂山南以盛徳輔 之命疑在斯時蓋出定齊亂也置君戮叛之事疑出 在夷王時與傳不合集傳通其說謂徒于先而城于 理或然也顧何以至是始城則竊有說馬及史記 龙十

、 ここうこう 之生民有物必有則是民所執之常性也故發之為 以好德發端明山南有懿德協於烝民所同好也天 畢事早歸以左右天子則山南之心 而吉前所歌以 樂若逆知其措置之必出於此可以 坐定反側但得 論之如此一章言天生山南以保天子也美山南而 慰之者也不然則詩所云云義何歸着耶輒就鄙見 邦國若否明哲保身為言而繼以不侮於察不畏強 天子宜令朝夕在側今以齊亂之故奉命東行故以). LI. 宾東學詩

銀兵匹庫全書 未遂及其職以起下章為使齊張本也嘉即懿也則 全其美德者簿 豈偶然哉二章言仲山 甫之德而章 情無不好是懿德者弊蓋東奉孫民所同懿徳山甫 心異翼表裏柔嘉也傳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學問進 甫 顄 物之則臣道主柔結柔而則則嘉矣令儀令色小 有周其光明實至於下將保安宣王而生此仲山 獨故後言民鮮克舉惟仲山南舉之也問今天監 為天 之 格 為 保 周 佑 今 Ż 悬十 用 明徳 古 **美上** 格 則所以鍾其秀氣而

とこり言 詩之主於使齊又以引起下章也式百辟疏申毛義 指使齊至末二章始露本事詩人措筆之妙便開無 限法門三章言仲山南之職而章末重申賦改明作 以為冢宰是也續祖考保王躬集傳謂以冢宰兼太 按賦命事潤使齊在其中蓋為下章作引且不必遂 之德如此故有當於天子之心而使布其明命也 威儀所自形而謹其威儀又所以養其德也緣山前 脩也傳既口令儀令色矣猶曰威儀是力者有徳固 J. 1. 1877 虞東學詩 五

我好四周全書 營四方五經蠡測曰山南為城齊而行而詩舉其職 至於式百辟保王躬為喉舌可見大臣之職以朝 餘忽見新政之頌積錮為之頓開也 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 而太保其世官是也出納王命便是喉舌之司 間從 龍作納言之任所謂出納朕命惟允是也疏 王命二字直貫全章補傅畫 有 異誤 重 誤矣發如發蒙之發四方承属王昏亂之 二句非 Ł 出 末 讀詩記日 非連 タト

・フ・・ア・ラー ノントラー 間フ 同 则 蔽於愛憎也既哲者明之用既明其若否矣而又知 之所謂賦政也那國侯國也解與治同道曰若與亂 言也爲王命即賦政之命肅肅嚴也將奉也奉而行 言賦此言發則言之序也四章承上章賦政于外而 医弱為本而出使特一時之用耳前言命此言政前 奉月無過而禍患不及矣蓋山南之身為一人倚 知彰 事曰否以由明其若否之理而不奪於毀譽不 知柔知剛使事定而人不驚功成而衆不忌 虞 東 學 待 五十五

多好匹庫全書 本非末節惟偷生狗私則君子賤之耳周公逐碩膚 全身遠害之謂不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賴之身必自保其身然後可以保王之身夙夜匪懈 孔子微服過来皆明哲保身事若謂順理即是保身 切指以隘之耳意則實有所歸也讀詩記謂保身非 無所為者特山甫德量汪洋而吉甫樂義高潤不欲 以史記所載與詩比而觀之則此及下章所言皆非 以事一人所謂王躬是保也按章內雖不主齊事竊

10/1. 10 not 方爰癸之實置君戮叛事在後來而詩言若燭照龜 此與下章皆以人言發端見恒情如此而山南不然 不侮二句亦是借言即扶弱除暴影子愚謂此正四 明其異於孫民也義站柔吐則本飲食之事喻陵弱 恐非此詩義解五章再申賦政之事以終其說也黃 即是不如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古義曰 說者以則柔得中言之罪非其義矣疏曰不侮不畏 而畏殭也疏於寒殭樂即是柔則盖以所遇之人言 J. 1. ... 虞東學詩 五十六一

圖度也度於事物之宜山南所為無弗合者故知德 用處想見愛莫助之以收應秉孁之好此句本與上 之精微惟彼能舉也舉字雖是借說亦可從德之運 殺難故然民具有之而鮮克舉之易舉賣解儀宜也 徳言輔又比之以毛正是懿徳入微處鄧元錫謂入 二句一連而意己拖起下二句言我心爱山南之德 何能及此六章歸賦政之本於德以收應首章也於 者惟其夙東明哲有以裕之也非古雨相與之深 数十

多灰四年全書

城八章言送行之意在望歸也出行而後祖祭故曰 出祖自常常高大也傳捷捷疾也縣每懷靡及不獨 两章方明說使齊送行之事七章言使齊之故在築 云衮職有關維仲山南補之也比問着不得轉集傳 而遠不能逮何能代當其任以劾萬一之助故下接 二句收應保兹天子亦以起下欲其遗歸之意七八 恐字 補闕妙用正在人莫能舉處便是我莫能助處 非尤不得將助字粘住學德說黃實夫謂助 處東學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作誦穆如清風非自譽其詩蓋清微之風可以解 道所見耳式過其歸欲王敦趣山甫使疾歸也 燕吉 喈喈聲眾且和也字義皆有層次分别要皆紀其在 之也錢氏詩學曰王命山甫本非出之於外山甫亦 人懷抱山甫馬首東瞻而心懸孔闕故作此以慰安 景也彭彭馬風也就銷絲然鳴聲熟則行而在道矣 王命二句始言所以行之故也縣縣馬行威儀也說 山甫懷不及事之處雖征夫皆然此臨行祖道時光

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畿內古義云晉 學紀聞云魯獻公仲子曰山南入輔於周食采于樊 樊國之君章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 飘王也 O 疏曰周語稱樊仲山南諫宣王是山甫為 語倉萬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 之官守馬樊仲即仲山南也諡穆周語稱樊移仲困 非重內輕外者惟吉甫以王 躬為國本望其在朝朝 納薛不欲其久違王之左右所以慰山南即所以 1 真東學時

銀定匹庫全書 封樊為樊氏樊仲氏二說未知孰是要為周之同姓 見唐相權德與集又羅沁路史云虞仲支孫鄉于周 相隣即其地也 懷慶府通志謂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與河內 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季本云野王本河內令屬 就封于齊事既違異其不可信明矣杜預云樊一名 可知岩漢書杜欽傅云仲山南異姓之臣無親於宣 黄氏日鈔曰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 老十

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度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 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 人覲于王王錫韓侯叔於級章章弟錯衡玄衮亦爲 闕而令補之說雖創而有据附録於此 常闕之而不服惟仲山南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 職 則賜也云家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 有關惟仲山甫補之是也此言家者人臣之極). i ._ ... 菜泉 學寺 5+2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有虎慶既令居韓結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 樂韓土川澤討討魴總南南應應虞瓊有熊有羆有貓 其盈門既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婦從之祁和如雲韓侯顧之爛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遵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 鉤膺鏤錫鄰勒淺機俸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久饒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無鼈鮮魚其戴維何維 筍

釵

定正庫 全書

数

文已日日 在自 伯實墉實壑實敢實籍獻其雜皮亦羽黃器一章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稍奄受北國因以其 韓侯以懷北方之諸侯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平之 懷南方之諸侯命樊侯城齊以懷東方之諸侯錫命 為贅物宣王政學清明一洗泉顏之迹故封申伯以 黄氏日抄曰属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 韻道 岩 告反與 張王 章 舉平)與考 到 上 為 韻 通程音 為 韻四 解與位 韻武士 展束學時 波 章 彭音 頔 皮 訏 甫 音 易與辟 熯 旁 变 罷 爽 鱂 光 為 ナー 韻 甸

金光区是人 前兩篇主美得人故感道兩人功德謂之為誦而自 我蠻皆為我用耳宣王制北狄之大計在此按序稱 属國恩而申以語誠義既不同體亦迫别再按此詩 署其名此篇專美懷遠故以受命親命為文反覆揚 松高烝民韓爽皆吉甫所作論者謂皆王命為之然 重其事權使百蠻追貊悉受統轄監欲聯絡北方之 過也錢氏詩學日命韓侯為北國伯所以備獨於也 徐方不庭則自將征之規模宏大雖文武之世不是

22.19.2 寵異命為非伯自當首敘王命以見鄭重謹該之義 **取非道梗塞宣王奮勵中與韓侯首先效命故特加** 叙次章之後種種繚戾皆由不得本詩主意所在因 及此張記何義則以首章為追述初封次章為既封 前後都似不依本事次第向來循文解義未當推論 不知其用筆先後之妙而以辭書志也蓋自周哀失 又以先取妻後擇婿為倒敘錢氏詩學又以末章當 覲通解六帖則以取妻為出祖以前事陸氏詩學 1.1.5 虞東學時

多灰四库全書 得敘於次章之後乎先後之間関於全詩大義不得 言何當倒敘耶末章收應首章又申廣王意而語誠 當在祖錢出國門後蹶父孔武章是借韓姑令居以 然後述其始終恩禮自入覲以至出祖異數優渥以 之此吉甫送行諄屬之辭非王於此再加錫命也安 見封土之美引起下章溥彼韓城二句非為擇城而 侈其遇而動其感不得鑿空以首章為追述初封也 入覲受命是何等大事豈有事未畢而取妻之理自 卷十

とこうこ 言親者此特言之見中與振作宿習盡除而內外之 韓侯恭順故能承籍電靈也續我祖考以下皆王命 氣始通也受命猶恭命也先言受命後言親命見惟 行繼世請命之禮王乃親加詔命馬詩稱王命未有 止於遙制令其道倬然著明無復阻塞韓侯循之以 所治著其國之在北也自王化不通朝廷詔令 羈縻 之辭蓋韓之先世當為州牧矣無廢朕命即續我祖 不為辨正一章言王親命韓侯也奕奕梁山乃大禹 ノントラ 虞東學詩

多定匹庫全書 時事箋以享禮當之誤矣王錫韓侯以下觀禮所謂 蓋指非國言之亦度共爾位之事也二章述其始至 方國汝當為複翰以正之以佐汝君教化所不及詩 懈度共我不改易前命戒之也義又言有不來庭之 考之命也夙夜匪懈度共爾位無廢之實也汝能匪 所謂侯氏八門右坐真主是也以此去亦還此正觀 之思寵也修長張大也韓侯乘此長大之四壮而來 觀言在道時也以其介圭見前 入觀于王觀禮

とこうう 下四亞之故次以馬言也數載中也輕覆載也係 言也鉤膺義見前馬眉上曰錫刻金飾之傳覲 服之上者觀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是以服 所以為文裁觀禮路先設故先以車言玄彩赤舄冕 蔽也節添席也跳錯金塗也 致衡車 転也塗金於軛 則下大級是也既於載於車故車服之賜及之弟車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淑旂旂之善者交龍之旂 箋建 游之年有大綏以為表章王制所謂天子殺 ノ、たい (期) 及東學時 六主 禮路

多好匹库全書 出宿於此與顏父錢之承王命也養王親錢申伯 酒 述 以金為環纏益無首鄭此又於馬別其響言之三章 上以文軾此又於車别其載言之俸革戀旨也金厄 去毛之鄰施於城中以固車以淺毛之虎皮覆於軾 顯父錢韓侯禮有等差也的聘禮釋較祭脯 其將歸之恩寵也既觀而返國必祖者尊其所往 其側注謂御大夫處者於是錢之是祭果而 如始行馬鄭屠地未詳豈其地與蹶里相近 乃 飲

を日事·在書 四章言觀禮既畢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鄉蹶里未 為係氏 此與上章皆極言禮遇之侵以動其感也無來朝者此與上章皆極言禮遇之侵以動其感也 故以選旦終之記無胥言韓侯與顯父相無樂也觀 賜矣令復贈之車馬以寵其行蓋殊典也所重在錢 月稱只體膾鯉此亦言只能鮮魚宣古者即大夫之 燕以魚髓為常品與筍蒲皆豆實也前既有車服之 門外也裁陳酒既多而殺義各舉其二察其餘也六 錢乃出宿詩先記所宿為下親迎張本其實錢在國 虞東學詩

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 戚詩人序之以見光荣者厚極一時之感讀詩記曰 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輸得 門也辯按汾王属王也繁韓侯新承寵命而聯帝姻 顧故韓侯回顧之而嫁從之感爛然盈滿於蹑父之 雲來嫁之郊姪衆多也昏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 侯親迎之禮百兩八鸞往迎之車馬光顏也諸姊如 詳當在王都郊遂之内先言韓姑家世之貴次言韓

重り

巴万

11111

うないりる 故詩人得而及之也韓國多山而近河間水陸所產 燕安也 擊譽樂也傳 級父喜得此善居而韓姑亦安 可以供食熊罷貓虎可以供裘奉言饒富也慶喜也 庶而借蹑父之相攸以形容之亦必蹑父曾至其地 其義矣五章因韓姑于歸而盛稱韓侯封城之美也 不備有許計前南皆大也厚厚衆也時紡無應鹿 視可居之所莫如韓國為樂蓋欲鋪楊韓土之富 蹶父有甚武之材當為王使而涉歷諸國因為女 原東學詩

我 好四届全書 也蓋視昔受之命加廣矣凡其州内所統之國應城 先祖州投之任予之鄭使復為之伯所謂續我祖考 舊事故錫韓侯兼轉追那之戒奄受北方之國因以 是百蠻而長之此舊事也以者推原之辭令王推原 燕眾完築其城致為美大流韓之先祖受命為伯因 章承上言此孔樂之韓土蓋自初封之時名康公以 韓得所盖道其室家之宜明韓土之孔樂如此也六 而樂之上章言韓侯之迎妻稱心此章言韓姑之歸 卷十

とこうら シスラ 責令諸侯各脩歳事貢其方物如雜豹羅等獸之皮 馬而厚為之禮古甫宣楊德意周備疑曲而卒告以 周或缺供此正度恭爾位幹不庭方之實在政績能 是打起精神實實經理故四者皆以實字冠之又當 者城之應池者池之為之井牧其田征飲其賦疏須 年英俊席先祖富庶之遺為百蠻所服故先王委重 如是則有以報塞主恩級輯蠻服機祖考以佐戒辟 而王命因之不易矣此吉甫贈言之義也蓋韓侯少 虞束學詩 入分式

金灰四月全書 陕西西安府古之韓國晉為少梁泰漢之夏陽縣也 梁山在其境非太王所踰之梁山也太王所踰之梁 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也馮疏同州韓城縣令屬 玉海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 常武〇爾雅梁山晉望也注云在夏陽西北臨河上 前兩篇例視也錢氏曰宣王得韓以為非方之障然 經理北國之宜想見古大臣奉詔宣諭之體不可以 後專事東南無復非顧之憂故此章後即繼以江漢

TALIDINI LIAM IN 釋為正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疏 縣南十九里今釋則謂韓城縣西北九十里當以今 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吕梁山則去河甚遠河水 言於冀州其實梁收皆在雅州孔傳甚明察傳指山 不得經此蔡傳誤也又按玉海据括地志稱在韓城 韓城縣之梁山曾改云因壺口梁岐一時施功故并 山在乾州西北五里按古義引何景明說謂太王所 即禹貢治梁及岐之梁據地理今釋禹貢治梁即 庭東 祭寺

多玩匠庫全書 傳有稻耳小水稻減稻之屬追同堆若匈奴傳之白 陵縣則地在鎬南不當至此說文和北方多種後漢 毛之皮為覆此則以淺毛之皮為機也解頤屠地未 龍堆夷人爾雅虎竊毛謂之號看點注竊淺也又貌 詳或以為同州屠谷解則太遠或以為即郭縣之杜 禮作旗玉藻言黑帶鹿帶中車言犬旗新複皆以有 白孤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云綏旌旂無妨者周謂之大塵孔疏懷禮記作帶周 卷十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錫爾社釐爾主職程之一自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聲敏我公用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 寧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疾匪棘 Wallow Like 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 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 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虞東 學詩 1747

冷此四 國海 費古義才田切 用師次第及措置三方之略宣王可謂英主矣至於 槓謂江漢常武二師一時並發此宜然也合觀二雅 黃實夫日此召公還師奏凱論功行封之所作也按 北方乃勤南駕首定荆蠻然後盡力准之南北劉汝 宣王時南北兔患在北尤甚故用兵先於玁狁既平 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功成治定不息兵端撓師辱國大業隳馬此詩略於 丁反平上通 平上去通 2 白首問韻 音

好四届全書

7. h. 也於是出車設旗匪敢安處寬舒惟為淮夷之故而 敢偷安遊息惟淮夷是求馬箋謂據至其境故言來 事一章言穆公會兵江漢記順流而下武夫用命匪 寓箴規於楊属得其體要如此也前三章述平淮之 有可觀而非古南以大雅之材丹忠爱之悃必不能 于徳一時代王言者亦能將順其美故所述王命皆 戰功詳於疆理不侈英武而重旬宣一路精神全注 文德早為宣王杜未前之愚蓋穆公不伐不於納君 1.41 だれい事 15.17

一多元 營之四方皆己平帖露布至京畿甸人心底幾安定 傳處告成於王鄭夏以車日時移公猶未歸也既 為心故告成時為之體貼至此箋謂述其志者得之 天下無復叛戾乖爭王心於是安馬蓋穆公以王心 望風敗服因經營其附近心四方而伐叛招攜古 征 也遠道動師上公出在催口來求來鋪而已宛然有 陳兵馬疏謂自營壘出陳箋謂據至戰地故又言來 無戰氣象二章言順流之師其氣百倍蓋淮夷已 四庫全書 **秋**,

えこのは日 からの 非不情民力更張太縣也 無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 開闢之獎其功也義所聞之疆土命虎以徹法行之 我周之定制欲使天下皆於王國取中鄭所謂歸其 有極也於是秦王命而疆之理之自淮至於南海馬 下此命與蓋兩師固一時事也淮南久隔化外令重 提王命名虎亦以歸美於王也言江漢之滸者師從 江漢而下王命亦從江漢而來也豈王伐徐旋較而 三章言行徹法定疆理為平准第一大功故於此特 真束學時 는 †

盖統徐方荆蠻皆就疆理矣可知平准徐是一時事 武以承恩眷蓋猶在經營疆理時故據江漢之許言 讀至末章已知其意在文德矣後三章述錫命之事 乃紀其事義一二章殺得輕約三章殺得詳盡不待 役之賞并及穆公也式辟四句王命之辭于疆二句 當時兩道並進王師既還獨留穆公以終其事故兩 約再提王命者上命祇飭所辦之事此命勉其繩祖 四章則終上章經營疆理之事以起下章之錫命也

たいりるとき 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始得賜就王制謂賜玉瓚然後 策命及穆公受命之事也傳云九命錫圭瓚和鬯蓋 汝功則我當錫汝祉福如下章所云也傳五章述王 宣楊王命斌蓋指經營疆理而陳其功也又言其先 之回來自來宣也作集傳移註下章最見精審後之回來自來宣也朱子初說謂此下皆述王州命 日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嗣汝召公之事耳能開敏 祖康公當文武受命之時實為複幹之臣鄭今汝無 非是句稱也每宣布也傳言汝勤勞於福服四方用舊句稱也毛宣布也係言汝勤勞於福服四方 虞東學詩 <u>۲</u>

金好四月五十 子以萬年而己六章述穆公歸祭其祖而致勉君之 汝主職和心告祭於汝有文德之先祖疏即 辭也上四句是祭祖下四句是勉君五句从截非 同於康公也以虎於是拜受策命無可報謝惟礼 為學是也自中尊也爾文人先祖有文德者孤言賜 于豐廟從先王命其祖康公之處以命之明底之功 文侯之命謂追孝於前文人義正同此集 成 又言錫之山與土田以廣其封使往而受命 軟傅 召祖 尚指 書 文 b

一次足四車全書 ~ 勉王蓋不於已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〇古義曰 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己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 也復稱夫子萬壽者本祖徳而大君思也所既又美 美命作康公之廟器以考其成縣所謂告于文人者 其極意於武功縣蓋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 楊稱也傳考成也傳言穆公受賜歸而答稱天子之 集傳上拜稽首于豐廟此拜稽首于家廟對答也鄭 舊說詩緝曰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 虞東學時 とナニ

居中土陳少南云江漢之許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 漢書東夷傳殷武乙哀敝東夷浸感遂分遷准岱漸 調兵諸侯各從其方之便劉汝楨云二師一時並奏 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與林之奇云古者畿兵不出 业則江漢非所入之路率彼淮浦淮北之夷也若在 大别在江夏界讀詩記云江漢合流去淮夷絕遠或 王親帥六師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馮疏曰後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漢流至大别與江合流杜預云

釒

ひがん とうち

Che I Trial Links 器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薛尚功鐘鼎舜器敗識有 鄭說為正詩故曰古者論誤其先祖之德功勒之祭 色人掌供 和毫不言和鬱是不和鬱亦名 也當以 兩條以申鄭義令考鬱人和鬱謂之鬱受經有明文 黑黍之酒自名為管不待和鬱疏引周禮鬱人毫人 毛以在悉必和鬱乃名电故即以色為香草鄭則以 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愚按拒绝之說鄭與毛異 籍 敦銘銘文一百七字歐陽集古目録云部周大 虞東學詩 七十二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 脩我我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 師之所王旅彈彈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經 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 赫 赫 厥虎臣闞如焼虎鋪敦淮漬仍執配屬截彼淮浦 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集傳引此為 据 如怒 如

多灰四月全書

PANTON ATAIN 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 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在徐國王循允塞徐方阮 口選歸 鄭說是也王雖親行仍命大將統之非宣王自將 韻 王肅主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主鄭以為王自親行 五章上三 章上 服屬者既詩明言征徐國淮濱特所經歷及駐 南北皆有夷初無主名徐則淮北之大國而諸夷 去入通三章子音祖一章士師平上通戒 句平人通 句平去 虞東學時 Ñ 與音 遊汝 騷與 為祖 韻父 建為 韻 戒 師 D 回

銀好四月至書 廟設所用者不過江漢卒徒兹則六師齊出天子親 非大振兵威不足以挫其鋒而奪之氣又穆公禀奉 地大力强負遠僭號不知夜郎與漢孰大由來舊矣 漢之師往屋其境便已俯首帖服徐國介荆淮之間 在行間威靈聲發自與遣將者不同詩之體製自當 自敢不暇其印並出諸夷失恃莫敢為張移公挟 而常武葵楊蹈属者蓋淮南諸夷侍徐為固今徐方 之地亦不必言代淮北之夷也愚按江漢不侈戰功 卷十

いんいいのいろ ノスト 原 高曳為詩之法求之也一章述命元帥以統六師也 乎若謂名公意在陳戒詩之美戒豈在篇名不當以 常道武王之樂可名大武宣王之詩何不可名常武 武不可常卒無確話竊以禮樂征伐自是治天下之 有常德以立武事割裂添養立解迂曲而諸家泥於 有究武窮兵之意非江漢尚文徳此篇尚武功也又 按常武名篇與下武同例二字當連屬取義行序謂 有别然曰惠此南國曰王猷允塞曰王曰還歸未當 震東擊毒

多好四届全書 司馬以定方略也王親命元帥而令內史命程伯休 者臨事而懼不輕敵也就惠此南國者徐我挺亂南 周之世臣以南仲為大祖者其官則大師其人則皇 言王于 卿士之中釋大將而命之也所命之大將則 國皆被其害令將征之以除暴安民也衛二章述 筋我用兵之事也既成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既戒 父也整我六師以脩我我者此其什伍勒其部分以 天子親征威嚴光顯故先以赫赫明明冠其篇後乃 爽 卷十:

とこの日から 述王師啓行也首言赫赫明明者聲靈之遠加此言 缺乏汝但稟承節度早致凱旋可耳四問謂命三章 不致淹留久處此亦命休父之辭言軍需產備無虞 仰皆有職掌各行飭辦事事就給問可以馬到成功! 三事即所謂三事大夫者事今用毛義王師之出六 靜母得規便趨利致失機宜蓋師未行而廟算定也 行列而戒敢之孽使循淮水之浦涯省察徐上之動 父為司馬以副之左右陳行戒我師旅者左右陳其 虞東學詩

銀好四月 白書 師 播 其虎臣如怒唬然無厚陳其兵於淮水之涯好疏就 則已震驚矣對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四章述王 王師之出便已絡繹騷動及王師漸次近淮先聲所 疑於紹而匪紹也舒則疑於遊而匪遊也徐方初聞 也保安也每作行也數紹糾緊也遊遨遊也集嚴則 赫赫業業者威令之振肅故曰有嚴天子也對舒徐 駐淮也王奮其威武而雷霆其聲勃怒其色勢前 有以震動驚懼之如雷霆之發未加於物而徐方

自 匈奴右臂也萬時華曰淮者徐夷出沒之地王師來 其奸非臨敵也為執降皆非也 截断也就循堵截 匿於此欲為窺何之計行免脫之謀故就執之以破 與徐鈎結必有為之細作以探軍情者抑或徐人伏 執其泉而囚係之縣蓋於淮濱立營壘也淮北諸 -其奔逸問此即命將時預定之規循漢書所謂斷 義堵截淮浦而駐師其所者一以斷其聲援一以 西 北岩惟直捣順攻不為東南壅絕之計彼將歷 1111 虞東 李诗 とと

蘇定匹庫全書 此言移師在道之軍容如飛如翰迅疾也集如江 漢威大也等如山包裹靜不可撼也如川長流動不 在未嘗親至徐方或當然也軍軍問眼有餘之貌 其所哉此所以為王循允塞也五章述移師征徐也 淮 淮浮海而王師亦有所難及今師之所至不曰鋪敦 潰則曰截彼淮浦彼不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 師已壓淮境而後進兵逼徐張氏詩貫謂王縣行 淮上之醮屬既執師遂北指錢氏詩學謂必江漢 卷1 十:

-7.1.10 FOT ATA.5 歸附也來者未必同同則無不來故言來又言同也 傅焦 又老謀深斷周匝完固如截淮浦不留處之類也來 之義所謂惠此南國也六章推本王猶言徐服而天 不克不可勝也傳濯征謂舊染污俗一征而盡洗濯 下定也循謀也 可樂也縣縣縣不可絕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 ,將之敬戒副將之陳行虎臣之致果王旅之用命 王謀信實者王以仁義行師既敬戒以惠南國而 集傅用蘇說訓猶 為道今 虞東學詩 從毛 傅 允信也等塞實也 セナハ

多好四月至書 皆天子精神所鼓舞故曰天子之功也能先言四方 夷属以來威靈不振宣王親總六師出臨淮浦真有 徐方未服今始來庭是來庭在四方之後也問又曰 赫明明至此何等氣勢而以王曰還歸四字收之真 徐方不回者中心誠服不復回轉猶言南人不復反 如金聲一震萬馬應飲言外有武不可贖之意愚按 既平後言徐方來庭者宣王征伐四方皆己平定獨 問王曰還歸收應不留處句作結張元站曰自赫

1 17.n 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一統志直隸鳳陽府 州古徐子國徐城在州北五十里玉海徐嬴姓伯益 是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郡國志維陽 先之以敬戒申之以不留處而皆本於謀之允塞可 云重黎氏世級天地而别其分主其在周程伯体父 殷武之頌高宗亦然比常武之義也〇楚語觀射父 謂王者之師矣朱公遷謂中興之功非威武不能致 復親漢官威儀之象然或將縣師老安得時雨其蘇 虞東學诗 七十九

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軍降此大属邦靡有定士 欽定匹庫全書 民其察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寒人有 在徐州則自豫至淮皆有淮浦而鎬京又在豫西欲 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黃才伯曰禹貢曾氏解 至徐必取道於豫故率淮浦省徐土就所經之淮浦 言鋪准濱截淮浦就所至徐州之淮浦言 云准源出於豫境至楊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 鄾

一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感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令矣不自我先不自 類人之云亡 邦國珍瘁天之 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胡為恩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 匪教匪海時維婦寺鞘人技成 酒始竟背豈曰不極伊 為泉為鴟婦有長舌維属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7. 17:21 之被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領城懿厥哲婦 刺何神不富含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吊不祥威儀不 2141 莫東學時

天降罪害蟊賊內 夏天疾威天爲降喪項我機謹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昔之富不如時維令之疾不如兹彼疏斯押 如彼歲早草不清茂如彼棲直我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輩無不皇祖式救 多灰匹庫全書 鞏 音 韻 批自不知其站兢就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 祖户 有 後輩 與 韻音 事 收 网 古 僑 韻 紅昏核靡共潰潰回過實清夷我 韻 奎 £. 典 說 牵 富 韻 ゙ 田 تـ 人 相此 反 罪 **邦無不漬** 章 韻 爾後 隔 凹 胡 章 句 不 Ť. 例 韻 自 止 匮 何章 維 貶 那 識反療

職兄斯引池之獨矣不云自頻泉之獨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忍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 有傷 辟 罰之濫致人亡蟊賊罪者未當不言小人而以褒 為主次篇以機荒之困至感國內訂自中未當不兼 國百里今也日感國百里於手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嬖褒如任奄人召吴刺王任用小人令被首篇以 二篇序皆謂凡伯刺坐王大壞集傅則以瞻印 以六章频 詩貫茂 1.1.1 音每 輈 五章 音莲七 富方二反灰音儿詩賞引轉 落東等等 章舊音是里哉舊平 刺 刑 通音 姒

欽定匹库全書 降大属以亂國也大属指褒如三章維属之階承 試幸措行暗昧也可與此二篇互証瞻印一章言 周 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成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 也填與塵同報塞也說天不我爱人心抑塞不安 法 巧從該之人也而立以為如士與則同也棄聘后 亦 奴而以小人為主奄人居宫府之間相倚為好亦 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恩也不建立卿士而 必有特非詩意所重耳國語史伯曰號石父讒 **W** 惠十

Cartainal Airtin 故先言奪人所有後言出入人罪 至鄭 收 靡有夷寥即蟊疾靡屆之實蓋此華張設網羅 病如蟊賊之疾害禾稼無有止息者然類罪智不 兹 棃 飲前痛新創繼續而起無復平愈之期故靡 析 降此大惡之人以敗亂之使邦國騷擾而士民皆 箋鄭 不 此彼字則兼士民言也若 亨 可 据 哲 匀 **=** 分排 二章申言罪害不 承請 之蘇 何氏 **庾東學詩** 黄遂 又蟊 汉威 兩人字指諸 蟊 罪 收之事酷 上四句是罰下 贼唱 指為 至二 小雨 由 倭 於 屆 蟊後 不 貪 b 匹 疾儒 卿 力口

多好四尾白星 語意略同 婦人耳蓋婦人與奄寺相倚其性隱驚意之所極 向 舌為之階間易繫辭傳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 已工於語言為長舌褒如之所以能為属者以有 莪本 在褒如也士多才智則能與國婦有才智則能 句是刑刑罰顛倒 ひ天 今王以哲婦為美而嬖之適使為妖亂 不惠我 7 傿 不 蒙 店 而降亂由令觀之亂匪天降也生自 ٧Z , 如此所 下以句属 亂為 字亂亦以 謂 蟊疾也三章推原禍 複階 属 從褒 复姒 女口 訓似 腐與 樢 梟 為 有 傾 階 長 不 本 惡長 而 國

下為蘇城安得復以君子稱之是識者利析秋毫之謂即所謂有土 通指在位為意在位之人詩为 方且張設罪署奪人所有如買收三倍之利馬君子斥幽王講 成故也此其為惡豈不已極而王且曰是胡足為惡也詩就 始誣以罪終又自反其辭即所謂收無罪說有罪者政以賄 也勢不信猶誣也竟終也勢以枝害之心鞘人而出以變詐 也鞠窮也獨窮理罪人也以忮害或變也年靜不信 可以情理論止匪教匪齒者猶言不可教誨云爾號 四章言婦寺釣結外廷干預朝政借罪罟以罔利 發世 好寺

脩省将有敵國之大患舍之不忌而惟予忠言是忌! 證也末二句結到婦人体蠶織而預公事則前文所 乎不不不祥不畏於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也爾 乃專責坐王也刺賣富福也作介大也等天何以責 田奪民人者史記言號石父善談好利王用之此其 而見變異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灾害鄭王不反躬 承又歸責於君子之識利以起下章也恭無五章 各有所歸尚乎亂之生自婦人矣此章與第二章 **上**

一銀定匹庫全書

表 /: 十 :

を日日中白島 · 言喻哉七章望其悔悟改圖法祖以自教也以湧出 近惟賢人庶 可救耳人之云亡其憂且悲也何可以 罪器上章所謂天刺也天降禍以為網羅縛多而且 章承上章而重人亡之痛也因害也等即首章所謂 與第一章相承令王自思昊天不惠之故又特提介 源日女福之烈也自古寵任婦人多致外患之起六 狄以致驚覺蓋聽山之禍詩人已逆親之矣為輔慶 善人又後處退無人輔之則國之於瘁宜矣縣此章 虞來學時

金牙匹尼人門 辱及皇祖詩人之意蓋在點褒奴以絕禍本為皇祖 句蓋皇祖化始刑 于故鐘鼓之奏叶於房中内助 极爾後也緣思按凡伯拳拳之忠无在無私皇祖 功參於十亂坐王乃寵信和媚之婦煽其妖極岂不 改前職不辱其祖宗則往不可諫來猶可追所謂式 之也襲又言天雖高遠無不可以固之之理王尚大 已憂之矣為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怪其何故正當 之泉所由者深喻憂所從來者久鄭蓋自褒奴初進 2

とこり日 とまう 相感亂為奄寺者曾莫供其職事為之禁斷結言其 奋其官名極謂毀陰者也 繁蟊賊之人交通褒奴以 前篇天之降罔記訂潰也係謂惑亂也昏極奄人也 勢已成矣二章言天炎由於用小人也天降罪罟即 圍邊境也鄭居園卒荒雖据機健流亡言而日感之 篇天何以刺也天篤降喪以下皆疾威之實居國中 散中外皆困也天仁関下覆而今迅疾其威怒即前 洗其母與泛陳念祖者不同名是一章言歲機民 虞束學詩

金月四屋 台書 舉舉頑不知道也託訛眾不供職也每小人情狀如 表裏串結潰潰然惟那是行蘇而王乃使之治平我 致嘆憫也潰遂也傅如彼歲早草不遂生而茂盛謂 至貶斥其位十月之交云電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廣我 饑饉也如水中浮直逐水而棲 傳謂民卒流亡 無辜讒口置置正謂此也四章申首章之義詩而 王曾不知其玷缺而就案供職之人甚久不寧且 傳所謂小人之使為國家也三章言用舍倒置也 1

大三丁戶 ATATO 100/ 也今則病賢馬亦未有如此之甚者解是維今之於 於王也昔富仁賢今富議伎無是維昔之富不如時 溃 居圉卒荒也 也此邦即蟊賊靖夷之我邦相視之而無不潰亂謂 如兹也疏粗料精循君子小人之不同為 斯君子也小人曷自替廢以避君子乎傳兄況同 適 一次 1世記 故怒之或者為無不潰止潰亂 用詩 五六兩章申二章三章之義所而歸責 不 潰 北 于戏 谷 虞東學詩 淌 風有 怒遂之盛者 為潰項氏云水之 潰者 名 是草不 洮 有 沈 潰 潰 茂潰 怒 也 被小 . 遂其 亂勢 谜 也

金万四层 武召公召康公與也數日辟日處以國勢言借百里 裁禍及于我躬者乎為王言之而曰我躬者循曰我 居圍我和云爾上章欲王用賢以投亂也先王謂文 兹也無小人之不替主於兹之引而用之謂王也 **隻自內至外害無不偏而王益寵任而弘大之有不** 而 今竭矣而以為不由於外泉水由中注而満令竭矣 小人日用則內外耗竭頻匠也無池水由外灌而溢 以為不由於中喻內外交江而王不知也溥徧也 白雪 V ここう 露而幾種消居图不至卒荒矣詩人所為垂涕之而 也誠用之則必去蟊賊易昏極而專委任馬則天威 遠過非盡死亡也本篇所稱兢兢業業孔廣不寧者 道也按前篇言人之云亡或以罷點去國或以知幾 私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傳蓋循望王之用之 辟與感者蓋亦有其事矣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 以形容之耳結文王化行南國武王遂有天下召公 流政教與有力馬令則犬我內侵諸侯外叛所謂).1.1 個/ **宾東学**詩

多定匹库全書 章稱是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吳序下言閔天下 潘笠江云瞻印言内感於嬖妾召旻言外嬖於小人 日詩始二南故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 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循下泉之終變風與王半山 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版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 無如召公之臣行說也劉安成曰此詩居變雅之終 舊人終於淪棄豪項嚴穴人矣豈不惜哉蘇傳謂首 非其人與至於易世而罔或者壽後在厥服則此等 老十

たでうる 其季礼之謂矣 如持衛然故曰後宫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 蓋內有褒如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低品輕重之勢 類暗亞邦國珍海恒公由之二詩非萬古永鑑哉 11417 為能得其大也左傳稱曲而有直體一言為知 一詩立意正同而辭氣特加包涵非獨稱天 刺坐諸篇危辭切指讀之悚然神驚大雅 虞東學詩

-		-	HETERANGIE	-			
虞東學詩卷十					•		第分四月 台書
卷十							(1)
						<i>X</i>	<u> </u>
	The state of the s						-